讀左補義

愛棠毛　昇增叅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埰　埴　校

襄公六

經壬子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杜解賀克欒氏）○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林解大饑者

插叙穆叔未對一語便覺勃勃欲吐情景如畫

氏雜既不太阿閣攬门力珍將者代其門俯貫收衣特點綴鳴淵叢入詩無復故迎谔題幹刀欲延休于其子孫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

〔杜注〕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秋與之世以爲號故曰自虞以上疏云張晏云堯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自唐侯升爲天子乃治於晉陽唐非晉陽縣內之地名也杜解非

在夏爲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

在商爲豕韋氏

〔孔疏〕豕韋國君爲彭姓其後世失道殷滅豕韋以劉累之後代之昭二十九年傳稱夏王孔甲嘉劉累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而爪六有內爲承豈朴於後許云劉案代家韋累對遷晉縣家韋後國至商而洪緊之後世從承其門爲求韋氏杖介直話治縣東南

在周爲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忠湖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其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爲范氏附述劉燈引貫遠云武王封堯後爲唐二因非滅居乃封杜也居大夏爲成王所滅者唐也初居晉縣齊齊爲范氏者杜也元皷自迷其茲亂台而爲一誤矣

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

晉爲諸貞盟主芊[illegible]後爲之侯言二世[illegible]

輿家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

道子自不知高天迥只小小一文仲以孔賜然亦之平爲不矣故文歸三立以觀殺夫何足

臧文仲既沒，其言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黃帝堯舜。其次有立功，禹稷。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門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所謂穆叔之知言。

三代之得天下，以功而德未嘗不盛。春秋之世，亂世也。自桓文以後，晉悼尊周室，攘夷狄，小補之功，或有可稱，而德已微矣。下逮晉平，士匄專政，不知周室，並不知有晉侯。自此而南北主盟，自此而黃池爭長，德與功兩無足言。所見諸史書者，惟有應對之文、詞命之善，猶有先王之遺澤焉。傳特書此篇，以見自此以前，顯者猶以功見，而德不可問。自此以後，名卿或以言著，而功無足錄，亦世道升降之一

只一范宣子而則國之暫識所摘觸節入其求一起便知范蔽不長小人不可道還有而可以刑言存說他管不過說不

大槪也。士匄專盟主之權。自謂殊功。故屢稱宗[illegible][illegible]到

范氏。穆叔以世祿揣閒。見先世尙有微功。子孫全無實事。

一旦失世。欒郤可鑒也。至若魯之立言。獨舉文仲。蓋文仲

功德俱不足稱。而言有可法者。便見赫赫晉卿。比一魯國

能言之大夫。而不足也。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

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

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怍用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

沈斌之言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以德遠術開分名德。國家之基

許个□□刻
家宗已是快
然後又說剝
身焚五是剝
股滅株那得
不爲切肩之
慄作史者啻
餘並應聞
中段敘實起
言道訓德名
兩半並說都
則法令名
設我以生門
感其求賄低
是借燬之民
民皆清樂而
子對與半無
是理也一道
作總續紙

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遊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illegible]疑忠恕存必而自報德明其德則令名如與而行）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毋寧寧也按此謂字卬令名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讀取也附注取之深也此謂字印惡名也設思傲反）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魂又象不燒死附注彰之技燒則齒賊矣杜解精）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爲明年鄭入陳傳）

士匄小丈夫也。得志而驕。亦賤丈夫也。嗜賄無厭。諸侯偕

重而曰范宣子爲政則全不關晉侯也子產致書怵以國戚則家壞不特家壞而且身燹藥石之言安得不令貪夫奪氣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爲晉報役）

夏楚子爲舟師（水軍）以伐吳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爲下吳名）

（評胡杜本）急於伐吳自緩于爭鄭晉悼通吳以儆楚不爲無功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戢也）必取其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之表師儀）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辟有首師未得）

莊門施辭卯
已路刪

名為救鄭之
師

閒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莒邑。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按今山東膠州西南有介根城。

見楚使如楚辭。乞楚師。送楚師。倉皇勞擾、背從、懼孚、生來。

然又使道伐莒。以報身傷將臧之恨。

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伐

齊莊爲世子。一意媚晉。及執牙豫立。晉人不討。且定其位。

以衆爲已用。而可藉其力也。豈知即背之乎。晉會十二國。

聲言伐齊。而在會諸侯無爲晉所攜者。以大水不克爲辭

是不成伐矣。傳、盡、發、明、經、不、書、伐、之、義、也。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補傳不言四因傳界之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皆晉

公師救鄭攝棘澤今在河南新鄭縣東南諸侯還救鄭。夷儀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

名爲致師

此篇以爲字爲主太叔而若預知其太叔而規之二子做鄉退山射犬之所追

射犬於鄉退山二子之首

大夫。骼庚百反，躒力狄反。致楚師。致師挑戰。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鄭公孫。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者常可分，大小國之異雖云分。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蒲口反。婁力口反。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

紓出亟字是收射犬皆笑二字已收拾二行

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按志入者言志在入陣故不暇告也今則怯言退于欲歸不能待也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劇陸氏曰言晉師之侮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因相結也

楚久失鄭。因深與齊結諸侯伐齊。無宇請師。楚之伐鄭。志在救齊也。然此時諸侯本未嘗伐齊。何待救乎。故但書伐鄭而救齊側之也。何以不書救鄭。曰亦未嘗救鄭也。諸侯不能伐齊。安能拒楚。蓋楚人門于東門。師已臨其城下。忽次于棘澤。則鄭有以却之。而後諸侯至也。楚子有將歸之心。晉人無伐楚之志。二子致師。所以速之歸也。時鄭國子展爲攻。子產輔之。射犬敢以私憤敗乃公事。而子產肯以

國事付之輕躁之人。觀子太叔一戒。固以愼重者命之也。不知二子趙輦鞅倫之勇。射犬知之而求御于鄭以爲之導。彼卽於御見作用。不告而馳。而後入壘。皆下收禽挾囚之能。縝。又不待而出。而後趙乘抽弓之勇。若使二子一往一來。楚師驚歎欲絕。而師歸矣。盡以不可陵侮者示本國有人。而以得盡長才者使荆蠻奪氣。皆射犬之作用也。追旣免之後。語若晉之邾。是出險放心矣。而置之不失鼓琴故態。而射犬若爲不知也。夫豈羊斟之御華元可同年而語哉。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年夏召舒鳩人。楚屬國。吳欲與共伐楚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皆楚大夫讓之。舒

旨理兼到

焉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林舨告無汝楚之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令尹子馮）遂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子馮持論為穀於菟孫叔敖所不及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齊人城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鬬毀王宮齊叔晉欲求媚于天子故為王城之補傳此後言齊人城郟者三由天）不故得其詳所屢舉之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子（宜賜畢之穗名為服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許氏日自王九年彘如京師後五十餘年始有聘如京師自是不復聘矣）

王城毀盟主不城而齊城之尊王之義也經何以不書或

曰齊欲媚王以免晉討故不背此不然也春秋之趣王事
者。豈皆無所爲而爲哉。聖人樂與人善。必不逆其從來之
一心。蓋役不及諸侯故魯史畧之。而齊與晉讎。不樂其事。故
諸侯諱言齊功。豹之如京師亦以聘爲名。不明言賀城也。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欒遂世鄭行人公孫揮子羽如晉聘。程鄭
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鬷蔑
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
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
也。不在程鄭。疏云非程鄭所及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
憂也。言鄭本小人爲明年程鄭卒張本疏云趙文子將死其語偷程鄭將死其言嘗與是失常
然明料程鄭有至理。故爲子產所服。晉平所用爲軍列者

如此。晉之所以日偷也。

經 癸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弒，弟景公杵臼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杜解：夷儀之諸侯也。挾光宮之例，前目後凡。夷儀陳列諸侯，故此不重列也。重丘，齊地，今山東聊城縣境。○重，直龍反。）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齊忠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裝入。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爲巢牛臣所殺。不書滅者，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疏云：諸侯不生名，此吳子名在伐楚上者，猶鄭伯髡頑如會，丙戌卒于鄵也。）

莊公死于從 故立從棠姜 似擇見稱納 之怨

公綽辭明賂 崔彈相朝

傳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杜解前年魯使孟孝伯爲晉伐齊 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魯大夫昌若反 將有大志○志在弑君 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爲寇害 使民不嚴○欲得民心 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棠邑大夫蔇云楚僭臧僻王縣尹稱公齊不僭賁亦邑 長冊公者滿其家臣吁之傳佣因而言之 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 使偃取之○爲己取 偃曰○男女辨別也 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諡法述義不克曰丁 云 臣出自桓○不可○齊桓公東 武子筮之○遇困三三坎下兌上困 之大過○三三三巽下 史皆曰吉○孔疏史筮人也史有多人皆言吉以所崔子 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 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落

物者變而陰萃故曰妻不可娶按困之六三變大過之九三是爲棟橈之凶男女相爲室家風隕棟折則家室壞而身將斃何利之有

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六三爻辭按一爻錫數故爲占主

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辱且危

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按坎爲險爲水而速四五之剛水中極剛陰皆惟不噬當常剛欲濟無川故曰往不濟殆九家易坎爲衆辭爲濟發倚惡木爲繁援反爲所剌故曰所恃傷二四互離離陷中女坎爲中男內有夫婦之道而坎變爲舅無由互離有入宮不見其妻之象棟撓宮毀已無家矣安所歸乎

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寡婦曰嫠前案公已當此內之膝功之反

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秫趕驟數也

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

崔子因是○

因是怨公

又以其間伐晉也○

間晉之難而伐之

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

爲崔子間伏下閉門此人最得力

門以內只公一人耳則與以下與上段爲冠拊楹相映

門外人既知公弒何妨捐闔而入須知杼亦伏甲門外故肖勇力皆謝死

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夏五月。莒爲且于之役在二十三年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爲崔子閉公也豎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求斬自還釋也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親聽公命近于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疑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值命棘云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從手取夜拼熊盜手有所擊故以干掫爲行夜宮名也○干讀曰扞掫側拼反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爲公所嬖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僂力侯反祝佗父祭於高唐。有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傅走祭服

其此一節發于偏外於決外來

買承閉門此將方啓

（○詭活反）偪申蒯侍漁者○（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音長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反死君之義）崔氏殺鬷蔑○（平陰大夫公外發）于平陰（言莊公所養非國士其死難皆安寵之人）故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而（聞難）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己與紀）（臣無）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其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稱遂申釋上文君死安歸杜誤）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

光爽盡死慕立今有國者仍是靈之子豈非天哉

南史官一枝搜辨刀能不能[illegible]前程[illegible]立爲例

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魯叔孫僑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奔齊　叔孫還齊子納其女宣伯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晏子抄答其辭因自歃　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將朝齊以弒莊公之亂也　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illegible]有三人也并前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言南史之在外者所以聞林歷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　史官有大史有南史其弟嗣書則難三人死而其後之書者猶能以其職書不在大史亦往也大史書君者崔杼之小人亦其官不可以此奪傳所以備遺之直於崔杼之書弑者不可以傳見凡書弒不指其名而書國書人者皆由之無良史爲筆削　賊臣不以實告諸侯也凡弒君三十六皆以此爾[illegible]

正揄佩佩與嬰子反熱

想見國人嗚咽從此慶封一呼無不嚮應

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縛直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其誰納之行及弇中狹道於檢反弇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猷解言道狹一人與一人戰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疏云喪大記君龍翣二黻翣二畫翣二鄭氏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扇為翣則翣是扇之類也禮器云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第云八翣者加諸翣二翣所甲反不蹕蹕止行人音必下車送葬之車七乘不以兵甲齊舊依上公禮九乘又有兵甲今皆降損（補注）傳見莊公所以不書葬

此傳崔杼弑君事春秋責備賢者傳于晏子有予有奪分兩大段前段至王何奔莒所以予晏子處變之宜後段至末所以正晏子與盟之謬前段以晏子之言爲斷後段以鮮虞之言爲斷　伐晉之役杼欲弑莊說晉久矣而未得其間因以姜爲餌故公從姜氏拊楹而歌歌姜已與崔氏從側戶出矣然莊悍然宣淫于強臣之家特有私暱之人耳豈知侍人止衆入卽閉門歌聲未闋矢已當躬先射又射伏刃而死于是死于崔氏之門者八人焉自外至崔氏死者三人焉爲崔氏殺者一人焉彼以爲殉君之義而其實皆平日逢君之惡者晏子提出社稷爲重君爲社稷死臣安得獨生不爲社稷臣何必共死以視紛紛絕脰死相枕

藉以及弃晉弃莒皆得以私暱兩字盡之而晏子實高出諸人一等此傳之力表晏子也　次段叔孫宣伯以下敘崔子立君事莊公淫昏之主何敢與之同死崔杼亂賊之臣豈得與之同盟晏子卽不能討賊殉難與太史兄弟同遊地下而不立其朝遠颺他國不失爲潔身之義何以太宮之盟竟與崔慶同歃而以忠于君利社稷六字兜頭一蓋雖則隱劾其後日不臣之心然觀其君今日之弒不幾如秦越人乎且賢者舉動國人觀法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是杼固欲藉晏子以猜國人晏子受盟國人安有不附嗟乎鮮虞猶爲舊君之服而晏子已立新君之朝盧蒲癸王何猶爲舊君報讎而晏子曾無復仇之舉故于鮮虞

子叔氏而以足跡

試出大義而晏子之依則白不待言或曰前段言死不足重此又叙太史之死爲可貴傳意不相矛盾乎曰非也諸力士不足重者非死不足重以導君于淫也無論賈舉州綽之死輕于鴻毛即盧蒲癸王何之奔亦不足取非其私暱雖閭邱嬰鮮虞之去曼然物表而太史昆弟之死重於泰山矣傳於閭邱二子不與盧王共叙着以此也而盧王又不與賈舉州綽共叙以二變爲光誅慶舍猶異于諸嬖之徒死者也葬不待五月禮不以諸侯晏子曾不聞一言諷止之子張述陳文子之事夫子曰淸矣以去國爲淸則不去而與盟者獨非浮沈於汚世哉

晉侯濟自泮附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者

而去

只叙莊公已死國人服罪而齊獻賂晉百倍往時齊晉兩相照合稱然一語妙絕

末叙惠伯之對得君曰晉諸人作主則唯唯唯從命

人逆服兵不加按時不知莊公之獄從晉也會齊。人。以。莊。公。說。補造齊人以莊公伐晉言晉雖已死今新君復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封獨使於晉不猶蒲襄故來齊男女以班。加此字拔年男明男女以女別以班皆以男女別而眾罪也賂晉侯以宗器祭祀之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杜謂齊有喪故晉無議劉氏曰使晉討齊殺其賊汙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過矣以弒君誣而釋之知有一己之私誠而忘天下必大惡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傳、書、爰、賂之人、無詳於此者。覺弑君之國、人人得而取之、將唯恐列國之無事也。世風至此哉。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將使衛與之夷儀、崔

此漏不符與衛入鄭穩稱詩惡反對於收賢服逆人人突歸反映

子止其衿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以質之。晉侯以一卿一大夫逆獻于齊而致之衛，衛以必從也。子是范匄既卒，趙武為政，欲結諸侯之心，為盟宋之地。憫獻之流離，請衛之一邑如寓公，然原非敎之爭國也。而崔杼遂以復國之說與獻謀，陰與相結，觀其求五鹿，逆知獻之必得國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堙，塞也。刊，除也。堙音因刊苦干反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從冢間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

[illegible]計[illegible]乃見
是猶厲許

子展子美前
後對[?]中間
插陳侯數語
乃見經綜

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左[?]臣而卿君女而賓男雖[?]沛其敢逆之妾氏曰如[?]遇鄭秘公幸脫

矣其何以脫母不若附徹其母而已與妻隨車以奔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

諸門○欲服之而已○敢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衰盧音

問擁社○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內係于以待命

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

子孫入○數○俘○而○出○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接敗伴者恐軍主妾殺也不以歸則釋之也祝○祓社○

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被錄也涿云陳國既亂致使宮司廢鉄民人分

散俘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格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依致土地使各依其舊評從此人之有聽者也

陳侯爲楚虐鄭○鄭人思得一報○一旦入其國都○不知君何

過○分而子展命師無入公宮○恪脩外臣之禮○安定其民而

去夫伐陳抗楚者○春秋之大義○秋毫無犯者○王者之行師○

在當時所僅見者也然入人之國聖人不予故不以賢者怨而直書其事若再伐陳而但求其成則誠仁義之師矣聖人之所予也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敢疑齊不與盟重丘齊地來有諸侯已臨其地而其君猶安處者昔一列于會則諸侯不敢討尤崔杼之所亟欲盟者也文十七年晉人受賂定宋與此正同何以彼書伐宋與此異蓋師至宋城下曰何故弒君猶能聲其罪也此不書伐齊者爽儀再會將報朝歌之役及聞崔杼弒君觀釁武之告穆叔詳見下篇方將乘楚虛得政之機爲弭兵之地是重丘同盟亦爲盟宋設而受賂定齊者其餘事也何嘗聲

何以見武趙
楚長于几
又云到兵則
威制于外皆
所以有備池
之雖民附于
內趙所以能
起晉助之印

齊○之○難○耶○傳之釋經精矣○

趙丶文丶子丶為丶政○趙武代范匄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以重道待諸侯穆叔

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止也古氏尽○矣○齊崔慶新得

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屈建班云下文始言屈建為令尹者四伐舒鳩

追敘之其賞遂子馮本在此盟前故○服杜皆以令尹為屈建也

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

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前楚盟于宋傳

士匄專政五年○政以賄成○雖子產有藥○石○之○言○不○能○盡○已

也○趙○武○為○政○盡○革○其○貪○而重禮于諸○侯○新○政○改○觀○諸○侯○並○

賂○復○桓文○之○勳○不○難○也○乃不為攘楚○而立意替○楚○借弭兵

之名○遂婾安之計○而諸丶侯丶益丶以丶不丶靖○傳丶深丶惡丶之○故丶於丶此丶先丶

發丶其丶端○

薄諸侯之幣○所丶以丶為丶諸丶侯丶交丶事丶楚丶之丶地丶也○

楚[illegible]師兩軍不相[illegible]而[illegible]畏[illegible]隨[illegible]師[illegible]不[illegible]為伏[illegible]於師所敗

二軍已分也 而師則所留 折折涉旅於 何以先敗與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illegible]）舒鳩人卒叛楚。（不前之叛年役 [illegible]楚有[illegible]屈[illegible]）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屈建同姓名）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師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視其形勢而救之）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還吳軍。傅，附）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進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陷其衆之死地而後生歟

何故門朔邪伯有伐陳時非宜子爲政不新易但武

此楚人常用兵法。以掩人不備也。楚與吳爭。舒鳩叛。爲晉覇衰而楚復鄢陵。

衛獻公入于夷儀。（爲下自夷儀與寗喜言張本）晉平不能誅林父。使剽立。獻以幹父之蠱。乃納之一邑。此婦人之仁。徒醜亂耳。而獻之入。經書衛侯。何也。不與賊臣之出君也。蓋獻固衛之君也。豈林父之所敢出。而剽之所敢篡哉。此聖人之特筆。而萬世君臣之分定。鄭與入棣何以名。曰不正也。

鄭子産獻捷于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陳云請但數俘。而出據定王告擧朔惟伐戎狄獻捷王分。伐諸侯則乜事而已。不獻其功。子産盡事大之禮。從春秋之制。）戎服。（異軍旅之衣。於朝服。）將事。晉人問陳故。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舜之後當周之）

說不知閼
閒非也其說
然則甘不知
其已告將以
不知伯者之
必不準伯者
之命耳夫子
所謂晉為伯
鄭入陳也

君所知也東
上今陳二字
又本位

正與○閼父於武王陶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之舜○神明故謂庸用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
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樂記武王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三恪今按二代王者之後各自用其子孫敬事周室者則以陳為三恪
從鄭氏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
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于是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
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桓五年
蔡人殺之○出欲立其蔡出也○
蔡人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厲公蔡出也
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
公子陳厲公弟莊公宣公
也○桓公滿移失所宜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

大懼不競而
恥太姬一將
武當渡[illegible]
波所特者[illegible]
伏之伯門[illegible]
伯者抱愧[illegible]
措破

以下之矛攻
子之盾

常楚泚眾介
[illegible]

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宋解其欲逞志於排者不可億度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陳未得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illegible]天誘其衷○啟敝邑心○其心開故得勝道○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illegible]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illegible]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illegible]士莊伯弱士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

以輔王者事晉有其過禮無不及也

伐陳見鄭爲討辭而順是夫人情

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大陳陳之而已故要伐以耤成仲尼曰。志古書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中言鄭辭合之美按

趙武爲政。無必伐楚。早撻弭兵之計。鄭伐楚與國之陳。殆挑兵釁。無以成和議也。且入陳之時。事事有禮。以視晉之亦伐齊賄賂山積。貨爲形機。士莊伯所以致詰乎子產。絕不言功。并不言入陳之有禮。但詳言陳挾楚暴鄭之罪。伯主不能討。又不即命鄭自討。則此日之井堙木刊。陳爲之貴晉致之曰不競。曰恥。皆動其羞愧而使之奮發也。說到大

典則之文史
崇之亂

陳但云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絕不帶絲毫張皇。及侵小之問。晉人已自踰短垣。我服之。問文公已爲之。布命三段處。處提出先王。天子王命。見晉之世霸。以其能尊王攘楚耳。今鄭稱霸主。不愧先王之命。非以爲功。而反以爲罪。豈復有繼霸之志乎。理嚴辭婉。此夫子所以賞其辭也。

楚蔿掩（子馮之子）爲司馬。子木使庀（治也）賦。數甲兵。（閱數之）甲午。蔿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供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焚燎畏之貸以備田獵之處）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表淳鹵。（埆薄之地表其緩其賦稅頁鹵曰淳鹵也說文鹵西方鹹地○音魯）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孫蘇註砂磽之田也）規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偃於建反豬陂魚反）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町疏云說文田踐處曰町急就篇頃町界畝是町亦頃類故連言之）牧隰臯。（水崖下濕

結處使字

衣用一卒字 發前若字將

爲爲之地牧井衍沃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量入

脩賦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疏云九土之內偃猪京陵無物可入而言九土之所入者總言之○量音良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甲士徒卒步卒甲楯之數使器杖有

常數○食準反楯旣成以授子木○禮也○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與

傳大書趙文子爲政未聞內治其所圖謀將率諸侯以事

楚晉安得不弱○子木初爲令尹○井牧兵賦○無不就理○此急

於內治者也○楚安得不強○傳於南北○主盟○楚強晉弱之先

二○子○初○政○一○能○一○否○蓋○識○其○概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在二十四年門於巢○攻巢門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

死也是君也死○疆封疆也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

字字字字字如神

前信言子木經濟之才此言宏濟之德

許公兩知字如見所交發心

又曰然則幾聞餘矣

插語于太叔問子產知此論其六裂此則抉其精詣一家折作兩語

以射之卒。（譯說自壽夢以來郊郢中國與楚爲讎今以伐楚之故門于巢卒其以獎厲而死也）彼此報伐。而輒殪其君。荊楚無道。此類是也。入郢之師。所自來矣。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蔿子斷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使舒鳩叛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也。（然明名）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附註言所行不越於所思）如農之有畔。（有言）

文其過鮮矣。

哀惱之音

秋若比較看甯君如奕棋亂世之官不慨入耳

然明之對析之爲仁知合之則惟愛民故害民者必誅大叔問政問所以行此兩言者其道安在在於思而已味分限也然明側注在去惡子產恐不善會之便以搏擊爲民言知以全仁事事有分限不得稍過一分流于慘刻也夫子稱其惡人道不越此方知政莫如猛必非子產之言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歸也甯喜許之大叔文子太叔儀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説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也詩小雅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孔逸尚書蔡仲之命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一頂追想數十年前之弊武子太忠不盡語諄寧排癘頓足之神

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補注】傳記太叔儀之言及後伯玉去國見甯氏廢立賢臣皆不與

甯喜許之與衛惠子疾傳悼子許諾相應似有於剽為罪。於衎為功而干祿則為幹蠱之子也。衛以為不然甯氏世為上卿武子有大功于國至甯殖出君名在諸侯甯氏之罪人也殖以衎命喜亂命也喜臣于剽未將臣衎臣于剽則始終事剽可矣。即有父命或使剽全衎可矣安得弒剽而迎衎乎。夫但日許之其事成否尚未可知而太叔儀斷其族滅者蓋許之而剽知之則喜死剽不知而剽死則衎必疑疑則喜亦死是喜與不齊皆死也夫殺其身以蓋父愆君子為之若躬蹈弒逆身死宗滅而父之名在諸侯

者仍不能沒其不可也。必矣。太叔引書言其終必有患。引詩言其貳心當誅。固不得以從親之命。末減其弒君之惡。此傳先經始事也。

讀左補義卷三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 增參

男 球 埴 校

襄公七

經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程解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其

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秦伯之弟鍼如晉涖盟。

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爲後年脩成起本寢前年之來而特跳此有何爲失之辭云獲晉猶結爲起本別起

行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陳氏日言之楚圍亥東乇豈面不會是以味之貨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秦晉相仇久矣。至此爲成而深惜其不結。先經總叙并傳寫誤也

栢添是晉伯
楚大欲闢桓
聚公飭公皆
未之翰叔向
之據延迟火
跡　武到三
狙於骨一腔

經（甲寅）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剽獻公復位稱殺）
歸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始此）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歷□）
衛復曰復其位曰復歸。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人曹人于澶淵（爲會公侯皆應方貴宋向戌後期故皆貶晉以取之若皆稱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
之救此史例也（澶市延反）。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痤才何反）。
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公子買立）。冬楚
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前年成）叔向命
召行人子員（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當行）三云叔
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爲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從
也向 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晉國賴之不

裁抑之意反照平公至不關鍵處

馮云中介么技之作轉捩打出滿空映然令爭字十分有力否則似晉朝只四人耳

此寫晉弊君林父以成篇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霖擇御止而不畏）拂衣從之。人救之。（臣說叔向自謂卿族不視行人以氣）耳陵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於治）吾臣之所爭者大。（霖解言爲公忿非私忿也）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謂二子不心競爲忠）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爲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公義廢霸甚見晉室卑故急于結秦好）子朱爲叔向所黜。公戢也。何至撫劍而起。晉之官常廢矣。夫將開如唐僖宗。猶謂大臣相詬。無以儆刑四方。而況救劍相逐乎。平公怡然以爲所爭者大。殆僖宗之不如矣。趙武何黜黜也。以視楚之子木。政令森然。已擬其威。百僚懾帖。風焉。安得不強。晉安得不弱。

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使爲己求反國）辭。（辭不能）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強命之

獻歸國後游
皆寧氏殺衛
歸而林父奉
已見前黃
直致叛之由

子鮮但云君
鍼儀則有信
則行之免然
只順得一然
便於其後然

政由寧氏二
許爲寡祚然
君之由

既告伯玉又
告右宰伯玉
君子也不徇
其言君宰心
然也其謀其
事敗皆告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言復國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不得止命衛衎子鮮爲復非已意見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公瑗遂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或謂伯玉禍作而去禍止而反似于義有歉愚按孔子稱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卷而懷之伯玉當獻襄靈之世許非有違其云有道者無事之時無道者甚欲之時也伯玉未嘗爲卿兼初爲大夫林父以逐君討之從近關行及反于衛隱居不仕寧喜再訪復從近關行至衆之世復仕爲大夫耳夫卒子遂君孔子不仕陽虎於風聖人在會何必長往不反哉故曰伯玉出處合乎聖人也告右宰穀衛大夫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今弑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寧喜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進否

一鮮敘注

國人助甯子
剽已備禪經
書復爲之哉

只就林父獻
出奔孫而甯
書之叙亦由
於此一篇全
身俱露

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恤憂也而無
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猶言其爲人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言鮮爲子
義多不過出亡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
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
傷。孫襄父兄皆不在故衆弱攻之甯子出舍于郊。欲奔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言子叔剽無謚
故疏云此剽也孫公之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爲從父昆弟隊氏曰弒君嫡殺太子不書以弒君爲重葉不林日爲衎則可
以殺剽爲衛不可以殺剽故以弒書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灘愛
父命納舊君故發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

甲午衛侯歸是捍撰事筆却爲下段提筆

以逆之遠近爲居之若倨正與欲逆太叔儀一串

二罪與忘從敢以三罪想映

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未晉納之眞備令從惠嫌入國嫌若晉所納故致國納之初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言衎驕心易生徐鍇云頷斯取以應頷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諸大夫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霸在如乃心罔不在王遒之在附注以文子不通內外之言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謂衎有居者。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尖和大臣

衎書名與衛侯鄭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于曹同更代之際。聖人譏之。獻有志於復國借大國之力而誅剽及喜可

也否則夷儀人乘閒誅剽可也若甯喜則父子臣剽久矣欲其遄已勢必弒剽弒君大逆也行一不義仁者不為況使之弒君定姒之命鱄亂命也猶之殖以復獻命其干也一父二母並為厲階而獻與鱄之非義不得言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甯氏一語得鱄傳命甯喜信之喜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天心於故君哉亦曰甯殖以周旋耳說者以尊孫甯論林父月朔不足以蔽其辜不知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遂無所不至是林父以是而逐君叛君者飾甯喜以是而弒君也此林父之罪不得諉咎於獻公及晉大夫而甯喜之惡不得歸過於公子鱄也以發明經書弒書叛之義

前甚方見溼衛之合全為孫氏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於晉。晉戍茅氏。（戚東鄙）殖綽（齊人今奔在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據言女曾要鬼不如乎爭其力戰）遂從衛師。敗之圉。（蒯畏父言要退逐殖綽圉衛地今直隸開州東有圉城）雍鉏（孫氏臣）獲殖綽。復愬于晉。

殖綽一戰而殺晉戍。可以寒趙武之膽。兩愬于晉。皆趙武主之。而孫氏得終老于戚。晉臣為德于孫氏深矣。州綽殖綽。齊之勇士。一為齊莊死。一為衛獻死。各殉所事之主。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前年）在三月甲寅朔。享子展。（孫解于從爲元帥故特表）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稱佐晉命上介傳亦當于王此不言請于王則卿作自賜之可知禮樂自諸侯出久矣杜說非）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爲邑先八邑三十二井疏決用兩四井爲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大邑。（杜解二十四井也）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

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爲卿故位在四）
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
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
不失禮（辭讓前不失其班次之禮）
子產果斷不畏彊禦却以禮讓敬畏子產人言爲國必以
禮讓子產庶幾焉
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
也（召公爲澶淵會）
晉爲盟主召天下諸侯將討弒君之賊豈非桓文以來所
僅見乎然其討賊乃爲孫氏故孫氏逐君之賊而爲其討
弒君之賊豈由晉交晉大夫盟會多在其私邑傳者爲孫

備元稱如僅伯犁已託此轄于何跡州犁有蹤名而從間意指以得其舒發知字爲所設故君子知命

前篇鄭州坐後世篇了隱

氏亡言而前後篇皆貫。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按今江南霍邱縣西南雩婁故城是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鄭大夫戍之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正由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父穿封戌皆非細人易測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大也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則交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孫屈皇頡已解其意原起見閩介衆行于屬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鄭大夫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主作辭令之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謂太叔辭以貨

一篇一正案
淵明照

淵川以兵孫
氏下取一執
一四皆爲孫
衰邑伏爲

請叛父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恭不共然受楚賂功大名
必不得也以貨免之小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利故謂秦不附敝邑之城下其可謂如此叛父可得按勤鄭國者言秦之有思子鄭使楚師以去不以見伐爲大而反
以爲御後失弗從遂行秦人不許更修從子產而後獲之
晉悼三駕服鄭至此十有六年秦楚并力爭鄭此正霸業
興衰之機泄泄之辟不知也而晉遂失霸得蓋爲宋之盟
張本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正疆戚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以名里
到田六十井也取田直六十井北廣趙武不書尊公也公與向戌不書後
今在田開州孫會侯武會
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至按數諸
期如史官之例於是衛侯會之晉

宋

春秋左傳屬事卷十二 襄公

二君為衛侯如衛而二大夫賦詩不提魏軍事始見欲言又止叔則以需成至下的力扣未言告曲之子指六無於女我穴猶然齊人似已此偷君不然以見有先王也

救之不得會故不齊與晉人執甯喜北宮遺。北宮括之子封秋晉伐孫氏也其使女齊司馬侯以先歸。罪晉而後告諸侯殺魏曹在秋劉遺非伯討可擊晉人曰爾易為納君爾伐孫氏云爾詳上賜晉執坐村久之訴而勒之則悖也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主獄大夫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封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詩大雅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詩鄭風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異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齊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袖造上言取衛田益孫氏下記取衛姬見趙武叔向皆從君子惜晉侯。

晉侯自覺難顧至向二君說自可知矣習者有權也非刑罰執君亦免討也非言平

殊已爽會盟武而大夫賦詩乃狀叙及衛事賢子罕相鄭伯之命並氏形容武晴平公以斷案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疏云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刪書之餘按其文非尚書之類彼引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取與不疑此詩餘無所見故前彼文是也子展賦將仲子兮。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衞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爲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弟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一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爲卿故惟言七穆疏云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太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騑也子國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士子孔也世族譜子羽穆公子其後爲羽氏羽頡其孫也非行人子羽

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甯以定衎而

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相爲亂，以爲彼割分宋國之地是也。傳于上段卻不提明正意，只聞論史例而正意留在末段國子言之，以發明聖經罪晉之義。澶淵之會不義之大者，諸侯嘖有煩言。齊不與會宋人後至小國之嘖嘖可見列國皆知其非義至晉平亦自知其不義而委於魯君主之趙武以公之親至。且爲晉任過也。故德公之甚其告諸侯以鄭不會公。侯自抑以良晉之至先宋以悅鄭而宋則正其後期之慢。春秋以來諸侯告命未有鄙倍如此者。聖人存其文。所以著其罪也。然齊人何以不會宋人何以後至並執衛君何以獨書甯喜盖爲臣討君古今之奇變。觀齊鄭二君皆爲衛侯請國子平仲復直言於叔

向而齊人不會之故可知矣知齊人之不會而宋人後至之故可知矣夫執諸侯而歸於京師猶知有天子也乃衛侯至晉而執之而囚於晉國之士師以快孫氏之心其驕縱敗倫莫此爲甚是豈可爲訓哉故夫子側之也晉臣以殺戌撲威者愬晉侯陰以黨護賊臣者踏公室傳叙叔向之論子罕以見晉平之無以長世也嗟乎晉平內有四姬矣而衛侯之歸必待衛姬之入則又晉臣之蠱惑其君使之瀆倫荒縱而不齒於諸侯也

宋路不正

傳用一變字佐虐暴勃例而棄欲殺棄然可見然

初宋芮司徒宋大夫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宋伯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子入夕孫解入宮覲其母也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

左師素有賢名保護太子棄安敢殺之乃畏而惡之則相與一氣而太子危殆總乘米公傳雖左師

漏云中段界伊戾怨抑之此曰同閱之則罪歸夫人左師矣又著之繫左師勝而與之語則罪又稱賜左師此史家隨併一路之法

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氏伊戾名為大子內師。孔疏為內人之長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嫌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孔疏謂與楚客舊相知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謂太子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太子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臣請往也。按忠愛之言忽出于小人之口已覺可疑且公知其惡女於戾之語不能辨由讒于夫人已久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徵驗也。為太子反欿口感反而騁急也告公。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按驪姬云女何遲乎為滑更簡妹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佐母棄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

唐云[illegible]太不忍去乎保見公方不惡其子必有人今平公日聞太子之過哉信讒不悟

忍爲一間事趙映川文

姚也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既譖也欲使佐夫期召說佐何以使太子不愛是佐平日孝友決于見弟佐固可取然當急報太子如救笑拯爲何以左師賢聒而過期愆此情亦爲利勤也拔日中不來吾知死矣何以即入向戌之耳蓋左師無非內成伊戾之禁後世用此術以領太子者多矣。聒古活反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亨普彭反左師見夫人之步馬習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說云氏猶家也言大人家之馬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爲錦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以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諫太子所以無罪兩死絕愍亨伊戾惜乎其不及向戌也

向戌後此合晉楚之成春秋之罪人也傳深惡之故於襄廿七年事臣之奔見其鼠首兩端。心術不正。然過門必騁。

猶自掩飾不敢顯然自居小人至此則情狀畢露棄誣太子欲立其子也奚而狠狠戾也謂與衆不順下急援左師畏而惡之知一狠字亦左師之徒誣之畏者畏其不能容惡者惡其爲己害大抵無是英斷一流人觀下文云惟佐能免我及過期自縊可見夫人左師皆惡之而太子危矣人臣義無外交太子享客非禮也況於野享迫伊戾獻讒間請夫人與左師皆曰固聞之可知左師先與夫人定謀而伊戾不過承意以行耳罪豈在伊戾下然宮中府中不相關會夫人之意何以開於向戌此小情節尚未明著故敘左師見步馬一段以見左師夫人早有使命往來餽遺相報不覺譽言下不異口而同聲也

兩世交情詳敘古道纈伯敬乃云不役與敘楚箝被戶之齣則以後門論窮時非也

馮云開年作頓先周旋子木令辭氣不與敘一宛意度安閒

鄭伯歸自晉（請衛侯歸）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言首懼夫敬於大國而侍罪）使夏（子西名）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接傳氏謂辭之事晉過於恭因將有勝也非也傳蓋言諸侯之虔以著宋盟之非）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與聲子（子朝之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朋友世親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平）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皆木名）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

死問妙其多以
日語在意從下
姻帶此楚樓俱
族閒不材一是
之提知實層閒

詞綿古下一語証引
云上引有詩作續古
引頌商詩在兩族妙
詩國頌然位朝一證
書　詞敗三一段

汪引一四
云附總目
若楚網
論勢相
時作進

無族姻乎晉卿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聲子名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濫溢不敢怠解自暇故能爲下國所命爲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illegible]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

之害也下便有為淫刑所緊也與鄭生體之一大段總隱關照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在成六年晉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救不以雍子為善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晉邑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

聲子所述有前傳未及者亦補敘法

則云濫刑以逞皆當國爲之說子辛子反死之直刺子木之隱痛云因事先後不次見隨口說出

四段須折收然筆調一律於同處寓整上作見精神體者方愜然急欲發言而咄然而止住

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巫臣）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之雍子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按棘在河南永城縣南）今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今河南濟源縣西有苗亭○賁扶云反）以爲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若塞井夷竈

[illegible]又有甚嘆 叔方相答杯 快者於上四 段一直[illegible] [illegible]力去

嵌字點

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爲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云燮佐之附注默云

賈鄭皆訓易為變易之易今按國語說此事云若易中之下楚必歆之革註中軍與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時將良故易中之下按

下誘字則此杜爲勝。行戶郎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合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閒謂火滅曰熸。子

晉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

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

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

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附言今其祿猶加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

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伍舉子逆之。傳言聲子有附伍舉所以

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聲子之意在復伍舉。但子木頗強。如言舉無罪。則舉以罪逐。聲子云吾必復子。胸中已有成竹。故于晉大夫孰賢一問。即從楚材晉用上說入。其爲晉用由楚人濫刑驅之也但濫刑逐衆是主。敵所諱言爲國者以下。全不提出伍舉。並不切定楚國。只泛泛評論刑不可濫。道理引詩引書大作鋪排。歸併於有禮無敗。已使子木俛首悅服。今楚淫刑以下。仍不明說伍舉。只泛言楚材晉用。因而禍楚。作四段分疏。如出一轍。使聽者不寒而慄。子木明知其有爲而言。而更不說明。俟其是皆然矣。一言即接今有甚於此。使人失驚。因以豈不爲患四字竟住。覺上四段節節爲伍舉寫

然而濫刑及善一大段語語爲子木獻忠也朋友之誼不以勢利爲炎凉而執政從諫如流忠於爲國豈助臣虐君之晉臣所能及哉傳云晉卿不如楚實爲下半部之綱傳於世變之大必有一篇大文章預設於前而於無文字處見其本行明年宋之盟楚巡牛耳晉之伯業已荒傳大書是篇特提楚伐彭城鄢陵之役言晉世敗楚師爭王擴爽以爲盟中晉平不忝之世一傳者蓋又伐楚濟命於吳至今爲忠則今日時勢[illegible][illegible]其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凡甚爲不競何至聽向戌之邪說爲苟安之求歟傳所爲深罪晉平也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

此出將諸之
言不得爲異
說者勘口

許男起許男
殺

楚子伐鄭。（爲許）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逞快也）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illegible]勇貪名之人。非能爲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鄭邑今在河南新城縣南）墮其城。（許規反）涉於樂氏。（津名今在[illegible]成縣北）門於師之梁。（鄭城門）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於氾城下涉汝水南歸。按林以爲獲楚門者九人是也。楚攻城門。意在入鄭。縣門機發。獲楚門皆九人於北。楚知鄭有備。涉汝水而歸。或云當是楚獲歸人。斯時楚獲鄭人多矣。九人何足以言逞耶。氾音凡）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楚有求諸侯之心。晉無恤諸侯之志。子產窺破晉室不競。我禦敵而晉救不至。非鄭之利。寧使之逞欲而歸。然楚師

黃云三行道爲造父後裔與晉同姓而非隨滅惟韓氏本是桓叔之支武子與獻公同祖是叔虞之祀猶

乏來鄭卒不受盟者則子產善守其國而晉悼三駕之勳不替也紫乃商禍而貪名以小人目之仁人之言可爲蓍蔡史遷入子產於循吏傳不誣也

衛人歸衛姬於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按前此許歸猶未歸也至此乃釋之）

晉平於衛其罪五執君一也以歸不告天子二也與賊臣三也色荒四也瀆姓五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皁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如此類。是覇者尊王實事。自齊桓官受方物以來。晉伯踵之。定其職貢。代輸之周。雖至晉平之昏懦。趙氏之偷惰。猶使韓起獻時事。不可謂非衰周幸事也。韓氏昌阜於晉。傳意直注春秋之末。

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齊大夫以廩邱疏云衛邑齊取之以賜烏餘按今在山東范縣東南縣之新安村為羊角城奔晉。襲衛羊角。近廩邱取之。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邱東北今山東鄆城縣內高魚湖是其地有大雨。自其竇入。市莎水竇閒介於其廩、人南魚廩而介其用湖義介因也以登其城。克、而取、之。非補注不書以晉命盜、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

注云以趙論為承上起下關鍵

必周二字是探根

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誰執可使也對曰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晉侯使往

無用師三字此後晉主政者皆以爲主腦

【經】（乙未）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杜解景公卽位通嗣君也）○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奐呼亂反）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杜解謂齊魯宋也）具車徒以受地、必周。（密也必密來勿使烏餘知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

烏餘以其衆出（出封受）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故致也使者會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烏餘叛君歸晉。以拓地之說媚士匄。遂殃及三國。三國非不能治。以晉既受之。弗敢治也。趙武討之。真伯者之政矣。然以晉國之大。治一廩丘大夫。召之立至。一士師之力耳。否則明聲其罪。遣一旅立誅賊臣。反地三國。不亦可乎。乃詐許封之。三國若致之。而遂執之。以詞嚴義正之事。爲陰謀掩取之計。何以服烏餘之心哉。蓋晉平懦弱。以逸豫爲安。趙武偷惰。以無事爲福。所以爲宋之盟而伯業弃。傳曰諸侯睦於晉。以見趙武之時。勢正可爲。而宋盟爲失策也。

子鮮所爲遲蹙傷也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封字）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詩鄘風不知此詩爲已言其闇甚爲明年慶封來奔傳）

齊魯三十年不通好此時來聘而以此等人充使齊景新政已見一班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衛大夫）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伐之未必勝）祇（適也）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皆衛大夫）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聅公孫臣之父爲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按宰穀識燭幾先甯喜不從故及此而身與其難方知伯玉近關以行之是）石惡將會宋之盟受

知公使息惡胸其怨

衛云一片愁緒鬱浮紙上

旅寄乎居爲竊賊怨公乎是爲懟君辭如念武子之賢爲立甯氏後可矣

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於宋爲明年弭兵弃傳）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寗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蔣云沮止也止人爲惡勸人爲善）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使寗喜納君鱄音專）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謂治其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事治則明已出敎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孔疏喪之者公爲之服喪服也蓋記過而追服實名爲稅以閟因之曰爲服喪之始接諸侯絕期集兄弟之服今獻公痛悠子鮮如士大夫之稅服也杜云獻公蕃裏故吉終身○稅如字）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道稱）臣

晉正死於球
不僞死於卑

勿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遬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贊佐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太叔儀爲卿

此傳殺甯喜鱄出奔二事分三段前二段深罪衛獻後一段兼罪子鮮慍經書以立言也喜見殺於免餘由公授意爲首一專字書所以見殺非關弒君也一患字獄所以殺喜非討賊也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是衛獻罪案子鮮曰鱄實使之是子鮮罪案蓋喜未嘗弒君而鱄陷之弒陷喜於弒逆致喜於殞命此負心事欲愬諸天下後世而無由者然鱄至此方知不可立於人之朝豈知與賊臣立朝者之早處於不義乎傳形容其懊恨之深正以明其

然以爲名直
實過篇便是
極逝

方云告於晉
晉知其不可
告於齊弭卽
其不可而姑
許之前而成
亦自知其不
可特欲以極
遺除諸侯耳

初言之謬後一段免餘之辭邑正與專祿者相反若太叔儀不與謀立剽亦不與謀歸獻彼此無貳可以輔君贊大政此正與鱄相反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臣傳向戌助伊戾邪也受賂併夫人食也食邪自爲而欲也人之亂安人也補註見向戌推欲竊虛名兵遠異如晉告趙孟趙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雖如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

可知晉所假藉辭甚多殺影篇法芟去

多文辭三字一篇眼目

趙武向戌欲成弭兵之名未盟之前三大段從諸侯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疏云會同饗差之事。折之設反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按服虔云孔子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際不知孔子何取乎是役而用之沈氏日舉謂記樂之也蓋夫子符學服禮而相傳宋享趙孟之禮最盛因使東子欽之以備參者文儀文也辭附說也以為豈文係誘多而母刑劫王之意甚不足法也服氏誤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陳文子、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北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歃盟載之言爾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

嘗論不一魁亞從命追到楚人懷惡聚中步步逼出未殺征逍敝諸侯直是千里求能到頭一黏何等悕力

左云子木在會懷惡不逞言無信貪𫝀弭兵

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傳也)謁(告也)諸王(按必謁諸王想見楚子乾綱獨攬子木事主恪恭)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晳(公子黑肱)盟以齊言。(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同至蔵云諸大夫七月始來於宋經書此會在夏者事雖在秋行還乃告追以叔孫豹致時書之)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孔疏〕不築爲壘暫以藩籬爲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北楚處南)伯夙(荀盈)謂趙孟曰楚氛(氣也芳云反)甚惡懼難。(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爲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

子木明說無信州犁說欲相規與趙武自州有信叔向前說不特注人抑且自逗兩兩反照

將備無患欲人之邪禁兵甚也卓楚人只能學耳否

欲因伯舉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伯州犂）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爲明年子木死張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盡也音丹）斃其死。（斃婢世反言無得生者前從川將謝制地死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彼謝不得病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林解不信也）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恐按守字句絕病字略讀補正夫猶彼也謂宋也附注謂爲楚所攻而病）

則斯為孟之號矣

倪云楚固盟之後而為、叔孫乎勿論子孫綿命即許自及隱在境外權之可也

常叙此專以名術侯侯賦之害與本旨微射

則宋與受其禍必能致死助我也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思拔況必不至是下言卽使至是亦非所嗶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舉也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厭信於其功叓故叔向再三飾設穎戕楚必不刼盟因以安趙武之心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敦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屬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服虔云叔孫不為人私其於尊國之義得之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按是時季氏專魯以叔孫違魯君之命使史不書小族孔子作春秋以為上既云叔孫豹此但言豹可矣所謂一事再見卒名之也故因其文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更也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通欲主意已定只借叔向之支辭以斷行其應道乎

方云仲尼見稱趙武卒於求之文辭也此所稱叔向子木之作言也依所使於多得益蕃書論物古以色之否則允讓矣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語辭非歸其尸主也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欲排楚楚主盟孫解

諸侯爲盟小國必有司盟未斯具者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虔云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

尸其事此盟爭先欲不爭主觧叔尚欲趙孟下楚故服此以勸之耳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

也按楚爭先後爭盟之先後非爭會也書先趙武以此會本趙武爲主有信者守向戌之約而先乘於宋非以此正中

外之防也盟先儕趙而括以約及諸侯大夫盟乃正中外之防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

夫趙孟爲客一坐所尊按備法云兼享晉楚大夫不以屆爲爲當訓常游人情河見然楚晉淨其大不呼其

小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

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體也今宋公以近

在其國故謀而重盟罷盟故不會蒙門宋城門陳會會言宋公不書見以國也者其君必與子木問於趙

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既盟之後前叙丫楚於遥趙孟爲客從叙鄉伯以蛩聯享通工冇伊稱心瀨孚爲德信已可於楚兵竟蝶那名貴可戍散陡擬向叙前也而怨快于学之有

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上也矣哉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閒文襄靈成景服虔云文公爲戎右襄公爲大夫成公爲卿景公爲太傅也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將晉遠之竹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詩召南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趙孟曰牀笫簀也僻里床之言不踰閾門限況在野乎非使人趙孟自謂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比趙孟於召伯趙

雖大學近庄合試成所八無推可實之道義實節其響

按何云伯有憤鄭伯請罪侵不從命必待納衛而後歸敬隱勢奉請館執晉

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其君）子產賦隰桑（詩小雅）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詩鄭風）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詩唐風）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詩小雅）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接誣公為無實公必怨之反歡之為賓寵樂則喪心之甚）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釋文稔熟也穀一熟為一年稔而甚汝）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發而不能紀也其恥之故者不知其則而謂自誣其上理哉然也但恐有淫內未必能見及此

方示指出情一向虎狠誰敢指斥罪者無餘韻鋒則大旨不白妙能子罕責言向戌服善明前對而

好樂無荒曰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

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賞書向戌執其書以示宋）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

（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

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

侯罪莫大焉（孔疏前以誣人之道蔽掩之也）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

也削而投之（賞左師之書陳傳 卞宋之盟辭者不與）傳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

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

一是一非

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喜之謂乎。樂喜字子罕，此晉其不阿向戌，善術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我詩周頌作假以溢我。向戌之謂乎。戌能

知其過

此篇若將末段劃開，則傳義全晦。蓋以証道蔽諸侯，是通篇斷結起處。欲以爲名，是通篇脈絡。徵待向戌以爲名也。即趙武亦以爲名，飾其畏楚之實，而以弭兵爲名，且任其之懊惡歎嗟，而又美其名曰守信。後世史官亦以武爲真能守信，而其實背詛道也。夫寢兵息民者，聖人之心，敦信務德，行王者之事。趙武、向戌能去楚僭名，率其與國以尊天十子，雖桓文不能及。乃僭王加故，竟同鼎滅諸姬，無虛日。桓文以來，欲正其罪而不能。武、戌兩人，忽擁入冠裳之會，蓋

以先歃列國諸侯未聞朝王而僕僕於楚趙是率天下而
王楚也且事晉者賦於楚事楚者賦於晉賦入晉者猶共
職於天王賦入楚者儼然自爲天子頓使魯衛曹許諸國
怨增倍賦而取給於殘喘之民是不以兵殺之而以賦殺
之也況申之會執徐伐吳滅賴滅陳蔡以蔡太子爲犧兵
何嘗弭哉亦名而已矣當是時諸侯大勢從楚者什之三
從晉者什之七悼公三駕後二十年間楚再伐鄭無功乃
不折一矢而中原皆入於楚是趙武向戌欲得其虛名楚
則舉顯名厚實兼收之而諸侯無一不受其禍也弭兵
之罪可勝言哉無他晉卿封殖私家利於無事故此盟皆
王以大夫而君如寄生傳亟叙子木使馹謁諸王二 許以

見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向戌之志則在樹功邀賞而已又异於趙武者也　分七段看前三段將盟之時中一段正叙盟事後三段既盟之後也　第一段至多文辭弭兵之說齊人猶有難色猶有桓公尊攘餘風焉特畏受殘民之名卒勉從晉命是諸侯皆為名藏也宋享趙武必有賦詩酬酢諸文辭傳留下垂隴拖步故括以仲尼之言然楚欲交相見又欲先歃未閒以大義折之文辭何為文辭愈多則誣道愈甚連下文叔向兩番飾說鄭七子賦詩俱斷在內

二段戌申至曹許大夫至即日弭兵而晉楚之從不交相見則事機未盡失也趙武若曰楚倍賦吾不臧賦也且吾亦倍賦也漫然許之遂墮其術而中原之事去矣傳

忽插是夜趙武與子晳盟以齊言僅見趙武唯恐不盟耳知楚爲吳敝亦欲成盟何武之愚也　三段至言違命也盟之利在楚楚人何爲挑釁其意爲先歃地也故楚人極無信處却是極得計趙武極有信處却極是無能　四段至皆有信也至此方提出楚人本意方知其前此氣燄衷甲皆爲此而叔向以文辭飾之既曰信又曰德夫趙武即黨林父以執衛君者安知德信誠者方之宋襄之仁義而吾謂殆不如也宋襄欲以服楚武則服於楚耳　五段正寫盟宋忽言范武子事蓋光輔五君以爲盟主至平公而覇業墮地以執政無武子其人有一叔向便謂楚無以當之可見楚村非甚卓越而惜趙武之不足以有爲也此傳

意也　六段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笑領歌意幾將趙孟看作第一流人物不知前盟警悚之至恐此盟之無成此則得意之極覺臧否之由已將累世君臣危屬致死彌揚相爭之霸業變成一番飲酒賦詩而敵國外患不覺也故恃功請邑爲向戌之增羞欲觀鄭志見趙孟之無恥

七段左師請賞以下是通篇正義小國之存存於伯者兵力之强謂兵可弭直以誣道蔽諸侯耳凡曰信曰德文辭之多皆誣也中原分崩小國就滅皆由於此時有桓文向戌可斬矣將前大段言外之意歸併誣道二字而盡情所斥向戌以懲趙武也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

亂起而爲嗣伏可畏哉

慶封勿位於滅崔而無懸可乘助二子殺偃無咎因殺崔氏之機也

孤入曰棠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姜之弟）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欲居崔邑以終老按崔今山東章邱縣西北）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宗廟所在）也。必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謂崔杼）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封屬大夫封以盧嫳之言告嫳昔結厚）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養馬者）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爲不正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

使國人助之猶莊公之偪故皆聽命

助其殺二子即滅杼之機匯

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璩云閒新築女墻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東郭姜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嬰爲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咽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家以葬之辟婢亦反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呂惡小人以勢利相舍一日勢均力敵必相屠滅而後已杼封之凶怙執敢當之乃皆以除禍而死如安慶將之於㡳山史朝報之於愢明皆是也

崔杼老奸。圖之不易。慶封即以崔圖崔。以助崔者滅崔。絕不費手。不解崔慶同黨。即曰崔薄慶厚。亦不至殘害如此。讀至結語。方知爲當國故也。傳於弑君之賊。必定其罪案。究其結局。爲千古人心稱快。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已明

定其罪雀杼曰止余猶可已自伏其辜周綱解紐王法不行故刑賞歸之於天崔氏一門天若顯報使後世亂臣賊子皆懼而不敢肆而封曰崔慶一也則崔之禍不且爲慶之券哉

楚薳罷令尹如晉涖盟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旣醉詩大雅按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晉侯宜提出美天子之詩乃從而受之乎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荀盈涖盟於前而薳罷始至見晉求盟之急而楚緩也王荆不日春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強大累世而威畧無下移固其

君之強明亦其傳國用人之獨善也。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賃女鴆反）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

一不忘舊君而楚即錄用。子木之政高出趙武百倍。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魯之司歷漸失其閏。至此始覺其謬。疑頓置兩閏以應天正。前閏建酉。後閏建戌。稱注劉氏謂司歷能正交朔而不能置閏。非人情。今撥傳言司歷過。哀十三年又[illegible]仲尼曰司歷過也。皆指王朝歷官。信與桓十七年傳日官失之也意同。其日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illegible]御[illegible]官居卿以底日[illegible]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朔則書[illegible][illegible]歷[illegible]官非魯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魯歷之司歷承劉歆之課而我傳童此竊請周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循歷之理若請候得自為歷朔戊晉大國當先為之而斷言若此則當時所書會盟卒書日月晉史當以何國為正使晉史所晉差錯日月不同赴宜子見晉史會春

秋何以日周禮盡在
魯矣此必無之事也